晉綏日報

第一四一五號　原名：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尋人啟事

徐希賢（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劉家灣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希與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寄信五寨城裏豐記貨棧。

妻徐梁氏

徵求圖書啟事

晉綏九中，初在締創，圖書儀器，簡陋無幾，懇請各界熱心文化教育事業人士，惠贈或售讓各種圖書雜誌，不勝盼禱之至，惠贈或售讓請寄興縣晉綏第九中學校圖書室函商或面談為荷！

晉綏第九中學啟

偏關元墩子村貸款
教育群眾克服平均分散
集中貸給貧苦農民

（偏關訊）一區元墩子行政村經過反覆討論，使群眾了解了「集中發放」貸款的好處，克服了平均分散思想後，貸款才順利的發到貧苦群眾手中。在初次討論中，群眾心理是希望平均分散發放，所以確定每戶的貸款額都很小。領導上為了掌握集中發放的原則，再次交給群眾討論，希望改變過於分散的現象，但是有些群眾仍堅持上次的數字，他們說：「以前決定的就很合適，反正凡是貸款的都有些困難。困難大的多貸，困難小的少貸。大家都分上些就對了。」當時幹部就引導大家討論：解決生產困難，集中好還是分散好？討論結果，都認為是集中好，太分散了就不頂事。但到決定貸款數目時，有些困難不多的人，仍堅持借貸，使貸款無法集中到貧苦農民手中。於是幹部們又啟發大家討論：「什麼才算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並詳細解釋了大家翻身的道理。這樣反覆討論，群眾認識提高了，馮家川中農劉閣忠說：「我是抗屬，村裏人和幹部都很照顧我，我是當得的，我今年只短一些草料，只要我多献兩回炭，困難就能解決。我願意把上次決定給我貸的二斗銀，讓給貧苦群眾。」這時幹部就把劉閣忠自動退讓貸款的模範行動，到各村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身貧二發說：「貸銀還是集中的發好，如大家都分上些，弄得家家都『文不成，武不就』，真正貧苦的群眾受了制。我也願讓給他們貸。」木家岡常六、常惧不動二人商量後說：「咱們個人的困難，只要想些辦法也能解決，咱倆也不用貸了。」紅廟村白存驟說：「我以前是沒窯沒地的窮漢，現在是有窯有地翻了身啦。我今年春耕困難也不大，我也願把這次貸款讓給貧苦群眾翻身吧！」全村共有二十八戶中貧農讓出了貸款，達到了集中發放的目的。（李石天、楊岐）

傅頑侵佔不及三日
平魯城復歸人民手中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清水河傳軍郭長清、鄂友三部於上月二十九日侵陷我平魯城，雁北我軍於三十一日下午五時猛發攻佔該城之傅軍，該敵恐慌萬狀，當卽棄城逃竄，縣城盡為我收復。

韓家溝整理村財政
清出義倉貸給貧苦群眾

（靜樂訊）韓家溝清理舊財政，本村過去反貪污款白洋五百元，義倉十九石三斗及其他財糧一千七百餘斤，大部幹部用了。如幹部尤美富就私吞了白洋三十元、農幣三千八百元。經檢討後，感到自己自私發財不為群眾是可恥的，自動把多拿的東西退出。群眾會上又討論貧苦的農民還不起的，決定免交，能還起的應幫助來翻身戶，這樣把多年來結算的帳算清，共發現出義倉十石，貪污款折米四百五十斤，重新貸給貧苦抗屬農民。得款者現正分別買牛和生產工具，貧農劉海良出一石二斗買下一頭毛驢。他說：「政府幫助咱翻身，今年可要好好翻翻！」（崔保成、金山）

窮兇極惡走向崩潰
——評國民黨三中全會——

剛才閉幕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遇到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的時候召開的。看了這個會議的經過，中國人民可以加強信心，確信組織民主解放的日子可以提早到來。從這次會議中，可以明白看到：第一，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危機是如何嚴重。第二，蔣介石對於克服危機是毫無真正的辦法。第三，蔣介石決定以窮兇極惡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結果，勢必加深其危機和加速其崩潰。

蔣介石面前放着三個大危機，即軍事危機，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的許多文件，反映了這三方面的危機，對於這三方面，都通過了冗長的決議和宣言，其特點是文章越來越長，辦法越來越少。蔣介石在秘密會議中，號召反動派一齊起來拚命，他說：「從現在起至九月，是或生或死的關頭」。蔣介石這次不敢誇言「半年消滅中共」了，他定了另一個半年，或生或死的半年。但就在這次會議上發生的事情，不是反動派內部的團結，而是反動派內部的爭吵，CC系、復興系攻擊政學系與孔宋系，前線將領湯恩伯、吳其偉、李延年等被撤換等等。

蔣介石的軍事危機是深重已極了。如果去年七月蔣介石在一切戰場上都有優勢和主動權，那末現在，至少在冀魯豫和晉南兩戰場上，已處於完全的劣勢。在晉察冀熱與東北兩個戰場上，已開始變為劣勢。在山東戰場上，如兵力不足，以致至今不敢進泰安。蔣介石用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危機呢？第一，是撤換將領，用陳誠、顧祝同、湯恩伯等更忠心的也是更無能的走狗，當前綫指揮。這種情形，與希特勒撤換勃魯齊區極相類似，這種辦法當然無補於事，因為兵力仍舊毫無增加。第二，是把已經不足的兵力，再分出來，開闢西北戰場，想來打擊中共首腦機關，並在人民解放軍主動撤出延安之後，舉行「空城」。這種情形，與希特勒扣不下莫斯科而改攻斯大林格勒，又極相類似。蔣介石不自量力，對陝甘寧和晉西北解放區進行所謂五路進攻，其實其中四路兵力太單薄，只能作象徵的進攻。主力胡宗南攻入邊區的只有十七個旅，攻入延安及其附近的只有十五個旅，到了延安，不得不將三、四個旅守備延安及其後路，一個旅已被殲滅，再要前進時，一方面是要用更多的兵去守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將陸續被殲，擺點兵力，那裏打得出一個什麼名堂？甚至於「進窺」，那個不如說弔孝更恰當，因為從此以後，胡宗南部是肯定要在陝甘寧邊區裏被殲滅乾淨的了。蔣介石挽救軍事危機的第三個辦法，就是黃河堵口，這一着，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國帝國主義，都以為抵得「四十師大軍」，國民黨三中全會，除了給胡宗南一個「嘉勉」電報外，也給堵口大員以一個「嘉勉」電，足見其重視此事。但是姑且不論蔣介石的這一行動是如何背信棄義殘害人民，也姑且不論蔣介石的這一行動，表示他已經沒有能力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而且黃河如果沒有兵守，是否能抵禦人民解放軍的了。

由此可見，蔣介石的軍事危機已經極其深重，蔣介石毫無真正的辦法去挽救這個危機，蔣介石採用撤換將領、進攻延安、黃河堵口等項辦法，將窮兇極惡的辦法，不但不能挽救危機，反而必然加深和加深其危機。（下接第三版）

去年文峪河水利中
嚴重侵害基本群眾利益
七分區擴幹會決定設法補償

（新華社呂梁二十九日電）在七分區擴幹會上，發現去年興修文峪河水利工程中，會嚴重侵害基本群眾利益：（一）「土方」工資定的太低，一個「土方」長寬各一丈，深一尺，只賺三斤小米，每人每天頂多作一個半「土方」，不過賺四斤半米。特別是穀雨以後，一般工資上漲，群眾要求每一「土方」增到四斤至六斤，但縣水利委員會拒絕，使靠打短工為生的貧苦群眾，吃虧很大。當時主持水利的同志為了迅速完成任務，通過自衛隊組織，强制動員群眾，不管有地無地，地多地少，都要作工，而做工後的工錢，却一再拖延，直到一年後的今天仍有大量工資沒有付清。（二）新修河道，佔去了貧苦群眾許多土地，未調劑給土地或發給價。（三）水利工程費及水費，不管地質好壞，仍按地畝平均負擔，而富有者的土地，還較貧苦群眾為佳。此種錯誤的產生：除負責水利工作的幹部階級觀念模糊外，水利委員會被富有者把持，亦屬重要原因（因他們在水利工程上比較熟悉）。他們，在擬定一切計劃辦法時，強調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為補償基本群眾這一損失，會議確定償欠工資必須迅速付清，且可酌情提高。河道佔去土地，一定要予以補償，水費負担，一般的，應按照產標準規定，貧苦抗烈屬及無勞動力的貧苦農民應予免除。並注意從基本群眾中培養水利人材，保證水利委員會能為基本群眾服務。（文）

中農出租部份水地
幫貧苦農民翻身

（河曲訊）三區巡鎮什然村，尚有部份農民缺少和沒有分到水地。最近討論發放貸款，組織生產的大會上，貧農陳有萬提出他沒有水地，不能翻身，大家都有同感。於是決定把村裏一戶地主的水地，轉佃給貧苦農民，並以中貧農一家人的思想，發動互相照顧。中農苗換師有三畝半水地、四畝半平地，他在會上首先提出：「翻身要大家翻，光我一人翻也不行，按我的勞動力和今年本來說，種二畝水地正好，再多也種不了，我願意出租一畝水地」。另外有些水地較多的中農，也願意往出租一部份水地。關於租子的問題，經討論決定，按一般穀物通常產量計算，不超過通產百分之四十。

七分區擴幹會檢討對敵鬥爭
克服怕艱苦與等待勝利思想
堅持敵佔區邊緣區游擊戰爭

（新華社呂梁一日電）七分區擴幹會上，檢討出對敵鬥爭工作中，前線幹部中嚴重存在着怕艱苦、怕犧牲、「等待勝利」的錯誤思想，只依靠主力軍來消滅敵人，而不願進行艱苦的對敵鬥爭。當主力離得較遠，敵人活動增強時，他們就向安全地區退，卻，不願在前與群眾一起堅持游擊戰爭，或深入到敵區去活動。如孝義五區，去年七月，敵人[illegible]三區高唐坂莊，立據點，五區幹部即說：「[illegible]」，向後撤退，使敵人輕而易舉的伸進五[illegible]。[illegible]上又檢討到：部份地區由於對敵鬥爭缺乏統一領導，各系統之武工隊各自為政（如汾陽）；同時，各地在對敵鬥爭中，一直沒有廣泛的發動民兵及自衛隊參加戰鬥，民兵只注意作戰，因而戰鬥隊不能村村保護群眾利益，反而妨害了廣泛群眾性游擊戰的發展。會議批評了各種不正確的思想作風與組織方式，號召各級幹部堅決依靠群眾，發動廣泛群眾性的對敵鬥爭，堅持邊緣區及一切當時被敵人侵佔區的游擊戰爭。（富文）

孝義土地改革極差

部份村莊「地還原主」農民失掉土地 經調劑土地的村莊農民未獲得地權

（新華社呂梁一日電）根據七分區擴幹會所反映的部份材料，孝義土地改革進行的極差。許多村莊雖已解放一年多，但未與廢除「兵農合一」暴政同時，堅決實行「耕者有其田」，反而錯誤的「地還原主」，幫助了地主富農，使許多貧苦農民喪失了土地。如後務坡地主薛不元、富農劉不昇在實行「地還原主」中，把過去撥出的「份地」都收回去了，而原來種他們土地的貧民，則無地可種或不夠種。西辛莊農民靳發旺在「兵農合一」時，種「份地」六十三畝，在「地歸原主」後，他即喪失了土地，去年只好跑雙池鎮挑賑以食餬口。據參加擴幹會之孝義縣區幹部估計，此類現象相當多。另外有部份村莊，曾實行過調劑土地，但農民均未取得地權，有些地方很調劑了中農的土地。廣大羣衆尚未發動起來，政權亦未改造。目前五莫元個行政村村長全是舊日的閭鄰人員，其中且有給閻匪當過區長的；閻（匪）政權實際掌握在舊日閻頑人員手裏。此次分區擴幹會議決定，在我政權較鞏固的地區，必須放手發動羣衆，實現「耕者有其田」，以滿足貧苦羣衆的土地要求。在土地改革中，同時改造村政權及羣衆組織，清洗壞份子。（文）

偏僻山莊東兒墕 羣衆鬥爭惡霸閻治有

（靜樂訊）工作團深入偏僻山莊東兒墕工作，發現該村羣衆長期受惡霸閻治有的統治。閻治有就是一個陝西流氓，當政權時從賭博、吸大煙、吸女人起家，在東兒墕閻下百多垧土地。當時只他一家，即招攬土地種不過來，即把貧苦農民楊德父子拉攏來給他種地，二八分貝（閻得八成）。楊德不夠吃，向他借時，三分行利。二年中連本帶利欠下閻治有五、六石糧。閻治有即打發李小中向楊家說：「把楊家女兒嫁給我兒，可頂了一部分債，借給他廿四垧地、二眼窯，如不同意，馬上要欠債，窰也不讓他住。」楊家因不願意，但亦無法。雖然這算是一門「親」，但楊家稍有不順他意之處，即鬧事，要在楊家鬧事上按毛等撒侮楊家。閻治有更虐待媳婦，令兩個兒媳婦輪流與他睡覺。媳婦告到村公所，也受父子三人打的頭破血流，不省人事。把拉硬的人也打傷。此外，楊頭姦過李小牛的女人。花錢請村幹部吃便飯，造謠當兵，反應把李小牛的兒子動員走。偷過區公所在該村寄放的糧食（村幹部處罰了他後，他說：「頑軍來時，要引頑軍殺光幹部」），不承認軍隊寄給他家的軍火等等。此次工作團同志深入該小山莊（共五戶人家），發動了羣衆，召開附近席當則等三村羣衆向閻治有惡霸展開了鬥爭。羣衆一一控訴了他的罪行，共清算出租土地十二垧，牛一條、窯一眼、白洋三十元、穀子五石。又他家寄放着部隊的軍火，問他不應承，後經工作團檢查，搜出六箱兩彈、雷發管、火硝等軍用品。（時子明）

編後話：從這村情形看來，對惡霸閻治有之清算是極不徹底的。一百餘垧土地只清算出十二垧，極大部份土地尚留在閻家父子三人手中。像這樣，羣衆們覺得還有一個惡霸在，應充分發動羣衆，徹底清算。否則，羣衆仍怕閻治有仍然會恢復他的統治的。最後，軍隊寄放在他家的軍火，並自動交出來，他的目的在那裏？值得嚴加追究。

深入偏僻小村發動群衆 城東溝村天開見日了

（鄉寧訊）六區偏僻小村城東溝，因過去領導上從未到那裏檢查過工作，閭長是舊政權時代就當閭長的惡霸楊雲祥，他壓制着羣衆，在公糧上，用大斗入小秤出，光四五年兩次集中公糧，就剝削了一百三十五斤小米。同時又欺壓貧苦抗烈屬，貧苦烈屬鄭紹熟家，是免徵戶，他給徵下四斗，私自貪污了。另一家抗屬沒有勞動力，要求代打穀子，他不但不理，還說：「想你家人多當兵，你年青的還用幫助嗎了」，氣的抗屬哭着回去。四四年清理出另一個偽閭長的貪污財物時，他五斤米一換地，三斤米一口鍋，自己買去了。同時他又包庇過四個逃兵。工作團去到該村，了解到這些情況，就開羣衆會進行教育，發動訴苦。有些羣衆很感激楊雲祥「救濟」了他們（楊怕羣衆鬥爭，把貸糧款都當成私人的，用來收買羣衆）。經揭發後，大家識破他的陰謀詭計，非常氣憤，認為他是一個「惡鬼」，向他鬥爭，共算出坪地二垧半、坡地十三垧半、牛一條、米四百九十七斤，分配給了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撤了他的職，重新改選了閭長。羣衆人說：「這一下可天開見日了。」（周林、金山）

岢嵐化領溝、雷家坪兩村 幹部自私搞垮紡織

（岢嵐訊）四區還未行政村所轄化領溝、雷家坪兩自然村，幹部自私，搞垮紡織。化領溝開始搞紡織，是幹部郭老山，出了個號召，按貧富攤派股金，買下機子，織了三機布，幹部就決定「先叫有東西的人穿，貧苦的以後再穿」，織下的布全給富有者穿了。貧苦農民不但沒穿上布，反而每戶給織工住的地方租架一背。羣衆給合作社紡織子，幹部先說頭等穗子賺小米十八斤、三等六斤，有中貧農十五戶給紡摘棉花八十斤，直到現在沒給工資米，羣衆要，幹部就藉口沒清理帳來欺騙羣衆。雷家坪村集股和化領溝相同，織下的布全給幹部穿了：主任穿了七丈、農會幹事九尺、小隊長二丈、代表三丈。當時說定一尺布作價一升穀子，先作了一·二九石，到現在還欠羣衆七·一斗。現在兩個村子正討論恢復紡織，希望迅速清理賬目，幹部侵佔羣衆的利益，必須退還羣衆。（燕有宜、趙炳扣）

神府縣擴幹會 檢查教育工作

（神府訊）縣擴幹會檢查小學教育工作。過去在教學上單純強調文化教育，忽視附設教育及實際工作教育。如三完小附設紡織班，學生取捨就是單純以文化程度來決定。所以十幾個學生，大都是地主富農的子女。二完小地主富農的子女，也佔半數以上。這些學生入學的動機主要是逃避兵役及抗勤負擔。教育內容上也與實際生活脫節，去年冬學集中學習用「名賢集」「朱子治家格言」等作為教學生的。區級幹部認為教育工作是教育科的事，根本不過問，以致有些教員們覺得自己是「三不管的人」，對工作消極又不安心，敷衍了事。針對這些現象，確定了今後改進教育，設立學校要本「不缺勿濫」的精神，在可能與羣衆自願的原則下，可適當擴從的吸收貧苦子女入學。在一完小恢復公費生七十名，優待貧苦農民及抗烈屬子女。提高教員質量，注重品質，並決定今後各村小學，均歸區直接領導，健全檢查制度。（楊明）

讀者來信

一個分下土地的農民 想叫娃娃到完小唸書

編輯同志：

農民得到土地，翻身後，對文化的要求也日漸提高。今年孔家二完小就新增了六七十名貧苦農家的子弟。因教員太缺，已無法再收低年級的學生，但農民已是積極的送子弟上學。楊可莊的一個農民，因我們告他學校太擠，叫他的子弟們往後半年再來，但他很生氣的說：「過去咱是少吃缺穿，娃娃們不能上學唸書。現在咱分下了地，又窮了出，吃穿不愁了，叫娃娃們上學師師眼，給咱辦些事情。我老漢因爲不識字，過去吃了多少虧，可不叫孩子們再吃虧啦！現在你們叫我兒回去待幾晌，可是村裏學校又沒有開學，娃娃們亂打亂鬧，也不了個學。」有些老鄉也有同樣的反映。這說明我們農村的小學還沒有辦好，有些教員沒有負起教育後代的責任來，因此也辦於條是廣大農民的要求。所以我們提議：負責文教部門的幹部，應即檢查學校工作，沒開學的應早日開學，並幫助把學校辦好。在沒學校的村莊，如羣衆需要辦學，應儘量幫助建立民辦公助的小學，或半日班、輪迴小學。

讀者周元亨

完小與完小學生動態

參加護理工作照護傷病員

偏關完小 八個學生到醫院做護理工作。三月十七日舉行歡送會。會上學生靳尚賢含着淚向大家說：「我爹是一個窮受苦漢，給地主賊林攬了十幾年長工，我給地主放牛放羊，父子兩人一年受到頭，還是過不了。有一年年成不好，媽在家餓着，爹向人家掌櫃的借一石穀子，一趕年底每斗加了四升利。爹沒敢出聲，把苦嚥在肚裏。就這樣叫地主滾下七八大石，掌櫃的像狗似的搶殺大鵰了一氣，把我家的房子窰給折走了。共產黨來了，我家生活才過好，我才能唸書。我決心去學護士，不打垮蔣介石決不回家。」第二天他和另外七個同學背起背包出發了。（張平、田實芳）

離石一完小 高二班學生王仁智，上次學校號召參加支援前線工作時，曾去前方醫院做救護工作。在醫院中和戰士生活在一起，爲戰士英勇作戰，保護人民利益的精神所感動，回校後，徵得家長及學校同意，又於三月二十日前，返回醫院做救護工作去了。（愚夫）

岢嵐完小 有十九個同學自願報名參加護士工作，經校方研究並徵求，有十名獲得允許，已於三月十七日赴五寨醫院，聽候分配工作。（路成文）

寧武東寨完小 十三個學生自動報名，參加軍區第二野戰醫院工作，同學朱成元在歡送會上說：「我們年紀雖小，志氣確是堅強的！到醫院照護傷病員，也是加強前線的重要工作。」（馮樂天等）

幫助貧苦抗烈屬群衆

五寨二完小 城關河乾無水，水井又少，羣衆吃水要到離城二里以外的二道河井挑水。爲幫助羣衆解決這一困難，二完小高級班師生一百餘人，於三月十七、十八兩日，到五里路以外的河頭上打冰擔水，並修理沿途河槽，水由五里外引到東關外，吃水困難問題解決，給羣衆每天節省了五萬餘元的水費和二百餘個勞動力，羣衆非常稱讚。（賈鎮東）

汾四勍香完小 三月十六日（放假日）早飯後，全體同學分了三個隊，分頭幫助貧苦烈抗屬扭炭、担水、拾柴，一天內共担炭一千三百斤、担水九十六担、拾柴一百五十斤。今後計劃在同學中組織抗小組經常進行，並準備於寒假中幫助貧苦烈抗屬鋤地。（寶鑰）

參加地方工作向群衆學習；女同學到紡訓班學土機織布

臨縣四完小 工讀班教員、學生二十餘名，到曲峪、堡子峪、雙鳳峪等沿河村莊幫助做貸款工作，並宣傳時事，以便在實際中向羣衆學習，提高爲人民服務思想。（張希文）

寧武東寨完小 王懷勤等十個同學隨縣府幹部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田湧等兩個女同學參加紡訓班，學習土機織布，以便回去組織村貧苦婦女紡織。（馮樂天等）

偏關完小 五個女學生，於三月十一日，走出課堂到縣紡訓班實習土機織布。當校部號召女同學到紡訓練班學紡織時，報名的有十九個，校部根據年齡、工作能力，決定用楊清等五人參加，其餘十四個同學都要求校長：「下次可得叫我去。」（郭崇等）

吸收貧苦農民的子女入學，紡織生產，補助學費困難

靜樂一完小 一百二十三個學生中，只有二十三名是貧農的子女（四個農的子女是富有者的子女），其餘都是富有者的子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貧苦農民口糧困難，唸不起書；一是領導上也沒設法幫助，一是完小吸收學生時，單純注意文化程度，貧苦農民子女，因此多被拒絕在校門以外。二月開校務會議上，決定成立工讀班，半日學習，半日紡織，吸收貧苦子女入學。（郭震、李澄）

興縣一完小 爲解決貧苦學生文具費用等困難，特於每天三小時文化課外，又增加兩小時的生產（紡織、捻毛、搓紙繩等），以補助學費困難，並鍛鍊學生勞動習慣。（王德路）

臨縣三完小 爲節省財力，減輕民負，特研究減低教員薪米與減少工役人員。根據高初級教員的工作及家庭生活情況，決定教員薪米九十斤，最低的七十五斤。教員吃的炒麵，以前是向斷幼換，現在都是教員們自己推。又高一班同學減用工做飯的工友，同學們輪流做飯，利用課餘活動時間担水，每月可節約小米八十斤，同時也鍛練了學生的勞動習慣。又爲解決自己紙張、筆本的費用，曾利用下午課外活動時間，培植蔬菜九十七斤，能賣本幣四萬二千六百元。（劉光）

蘇北兵團轉戰淮寶 粉碎蔣軍三次「掃蕩」

洪澤湖東廣大村鎮已無敵踪

（新華社華東一日電）與洪澤湖西岸淮北游擊兵團互相呼應之蘇北兵團，二月中在洪澤湖東邳河西之淮（安）寶（應）線，粉碎蔣軍三次「掃蕩」，曾乘勝南渡三河，一度收復淮南解放區之黎城鎮。蔣記徐州綏靖公署淮陰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派往淮（安）寶（應）主持「掃蕩」之少將參謀翟某，曾揚言「在二月底以前消滅淮（安）寶（應）共軍」，但翟某已於二月底以前某次游擊兵團夜襲中，狼狽竄回淮陰。現洪澤湖東仁和、雙溝、高集、陳集、趙集等十四個市鎮及廣大鄉村，均無敵人。一月下半月二月上半月，較大兵團戰鬥六次，生俘蔣偽軍一百五十餘，斃傷二十餘，繳長短槍一五零支，並掩護萬餘群衆至洪澤湖畔割蘆葦，每人收入達二十萬元以上，解決了因去秋水災及蔣軍搶掠而造成之春荒。蔣記區鄉政權在游擊兵團威脅下，紛紛瓦解，有些鄉長自動解散「自衛隊」，逃往江南。高郵湖西與淮寶隔三河對峙之淮南解放區馬棋、銀城、金溝、黎城等地蔣政權，亦岌岌自危，蔣記區鄉長已攜家遠逃，日夜提防淮（安）寶（應）游擊兵團渡河襲擊。

魯南趙鎛民兵武工隊 收復蘭陵圍困橋頭

切斷臨棗路解放五十二村鎮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遲到）配備有美式衝鋒槍、手砲之趙鎛區民兵、武工隊，於上月十五日收復臨沂合見莊間之蘭陵重鎮，切斷臨（沂）棗（莊）公路敵交通綫，並將該鎮殘餘一個蔣軍據點橋頭（蘭陵南五里）包圍。是役，共摧毀八個區蔣記區鄉公所，解放村鎮五十二處。現全縣城內除橋頭蔣據點仍在包圍中外，已無敵人。

「長短會」上來討論 找出對象好互助

（新華社魯東前綫一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臨州」部隊陣王關在開展王克勤運動中，創造了「長短會」的新方式。先在連的軍人大會上提出「你有什麼短處需要人幫助？」「你有什麼長處可以幫助別人？」「用什麼方法互相幫助進步加快？」等三問題，發動大家討論，找互助對象，訂互助計劃，互相介紹經驗。如九連八班請新戰士介紹解放區農民翻身故事，請砲手介紹放迫擊砲的經驗。通過這個新方式，戰士們互相學習，戰鬥積極性更爲提高。據該團三營不完全統計，新解放戰士中，發現熟練的各種機砲手達三十五人，其中一人能于廿分鐘內閉目拆卸一機槍。

愛民模範 于俊長炊事班

長途急行軍自推菜蔬

（新華社華東前綫一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鄭州」一部隊某團某班愛民模範于俊長炊事班，於萊蕪戰役前之長途急行軍中，十三人分別推運四千斤油鹽菜蔬，未用一民伕。現團部已將其愛民事蹟通報全團，號召大家學習，並予于俊長等各記大功一次。

萊蕪就俘蔣軍群中 又查明少將兩人

（新華社華東前綫一日電）萊蕪戰役放下武器之大批蔣軍中，又查明七十三軍參謀長周劍秋少將及該軍十五師政治部主任劉立燕少將亦在其內。當他們看到三月十日山東大衆日報刊載李仙洲等十一名蔣軍將級軍官在解放區團聚聯歡消息時，欣喜地說：「原來他們在一塊，大團圓了。」現周劉兩氏已安抵某蔣軍將級軍官招待處，與李仙洲等一起。萊蕪戰役就俘之蔣軍將級軍官，現已查明者共十三名（中將兩名、少將十一名）。按周劍秋氏四十六歲，湖南東安人，蔣記陸軍大學畢業。劉立燕氏四十二歲，湖南新化人，黃埔軍校七期畢業。兩氏家眷現住濟南三大馬路緯四路「得勝」部隊留守處。

消息報刊文揭露 美英「聯邦德國」計劃陰謀

統一的民主德國才能成爲歐洲和平的基石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莫斯科訊：消息報頃刊載大學士塔里關於處理德國政治原則之論文稱：在德國，完全廢除希特勒的集權制度實屬必要。歐洲需要而不是損害一個和平的民主化的德國。在此種情況下，歐洲的和平利益，完全符合於廣泛的德國人民羣衆的民族願望，只有統一，才是使德國走向完全民主化的最有力的推動力。然而創造一個統一的真正民主的德國的計劃，受到某些政治領袖的猛烈反對，另一方面，英美的報章則在提倡一個「聯邦」的計劃，此種計劃之反動性，一如其爲對地行不通一樣。按照這種計劃，德國民主力量當已分裂而無力，因而社會反動派便可暫時地得到安然的休息。美英資本在已經獲得歐洲中部之不可分的支配後，便可在意大利、巴爾幹、斯堪的那維亞，而首先則是在法國散播其統治。可是無論如何，德國的分裂，不能保證防止其成爲一個侵略國之東山再起。對各種「聯邦計劃」，若加以仔細研究，便會顯示出他們決不是出自德國的和平建設的意念，而是從極其不同的考慮上出發的。就美英某些「聯邦化」德國的倡導者之觀點言之，首先一個德國經濟高度工業化了的地區（即那些富饒煤礦與機械的地區），已透脫被排毀的命運，將長期地保留於英美之手，而美英獨佔資本的代表們，便得以建立起對德國的統治，以代替以前之德國工業巨擘克魯伯、利圖、斯尼與蒂森等。如果分裂德國的計劃實現了，德國存在在外國的「和平」經濟征服條件下的現代化的工業的「封建主義」。第二，如同倡導者們所想像的，聯邦制度應使三分之二的德國成爲「西歐集團」的極其寶貴的部手，對各類各色的反動政客們說來，這一集團正是且在未來的一定時期，仍然是他們欣欣希望而不可及的美夢。實際上就是兩種計劃：經濟上政治上統一的民主的德國，恢復了均衡；或者是聯邦的德國，或者是「聯邦化」的德國，不管是以什麼形式的聯邦國，或各邦聯盟，即德國將成爲一個新的戰爭策源地與工具，抑或成爲歐洲和平的基石。換言之，即德國將陷於戰爭與和平兩者之中，必擇其一。實現和平與安全的利益及世界進步的命運，均在未來德國國家機構之抉擇；人們應該希望在正確而首先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基礎上，覺取解決方案。

渤海李議長代表九百萬人民 聲討蔣賊放水罪行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渤海區參議會議長李老植亭，頃代表該區九百萬人民，聲討蔣介石黨匪的放水罪行。李老首稱：蔣賊於黃河故道復堤修險還移尚未完成之時，竟於三月十五日撞行合龍，濁浪黃河挾河床居民財物，東流入海，如今渤海區已有十二處險工告急，十七萬畝良田被淹沒，僅人和區一處即有五十餘村莊成爲澤國。蔣賊復派飛機炸毀蒲台、道旭兩處護堤人民修起的護堤。在濟陽段內，蔣賊晝則以飛機掃射搶險員工，夜則指使蔣特射擊搗亂。沿河居民，流離失所。李老並加重語氣說：聯總如稍有救濟解放區之意，應即將承付給之救濟物資，直接交予解放區，救濟沿河居民。李老最後號召沿河居民堅決搶險自救，積極支援前綫，向蔣賊復仇。

民主政府人員協同沿河居民 冒蔣機轟擾搶修險工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黃河故道濟陽至利津間，已有十處險工告急，當地民主政府工作人員正積極率同沿河居民，冒蔣機轟擾搶修，但因修堤料極缺，僅以石碾、碑碣等代替。記者目擊兩岸車輛絡繹，向險工處運送磚石、秸料，每一險處均有數千民伕，在狂風揚塵中緊張工作。河工王甲揚告記者：祇有這樣天氣，才能修，天好了，蔣機又要來轟炸。言下，不勝憤慨。河務局負責同志親自往各險處，與河工同商搶修辦法。蒲台附有堂（地名）段十餘里河堤，在羣衆獨自搶修下，數十小時內，即增高二公尺。記者並沿河床視察，見水流甚急，狂風捲起巨浪，不時浮過被淹死的屍體和被衝毀的房屋木料，綠油油的麥田，也一體一體的被淹毀，墾利人和區六十四個村莊（位於黃河支流與主流之間），因聯總遲遲未發，居民未能全部移徙，現已有五十個村莊遭受水災，民主政府正以全部船隻，搶移被災居民。

可使其變成歐洲經濟倉庫 四強共同管制魯爾

——消息報觀察家評稱：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莫斯科訊：消息報觀察家克拉米諾夫關於魯爾問題頃撰文稱：魯爾仍和過去一樣，是德國戰爭工業潛在力的核心。很自然地，所有會經與希特勒德國作戰的國家，是關心此一地區的命運的。德國的鄰邦，正當合理的害怕魯爾再一次的變成德國的軍火庫。雖然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合理的使用，魯爾可以變成歐洲國家的經濟倉庫。恰恰是從這一點出發，蘇聯在柏林會議上提出了建立四強共同管制魯爾工業區的問題。英政府沒有接受此一建議，魯爾工業區本是由英國「監管」的，但英佔領當局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決定柏林會議的決議不適用於魯爾。在英國接管魯爾之後兩天，該國佔領當局即管制了實際上整個的煤礦工業。伴隨此舉的，是英國與英佔控制區當局的大肆叫囂，他們說：德國工業對僅早「國有化」，事實上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英國的「北德管制機構」代替了以前的德煤礦康采倫，該康采倫的首腦與人員，已併入此一新機構，僅僅是招牌改變而已，煤的產量，大大降低。雖然，英佔領當局看到在英國燃料危機的情況下，魯爾煤可能變成世界市場的危險競爭者。煤炭減產的結果，不僅德國城市鐵路工廠缺乏煤，其他西歐各國也受其災。英國實際上又管制了鋼鐵工業，置之於「北德鋼鐵工業機構」之下。現在又重新掌管魯爾工業的前納粹份子，變得這樣大膽，以致竟敢要求釋放德國工業戰犯，所謂德國工業「社會化」，也是前納粹份子史立克擬就的，這個計劃只有一個目的，即拯救德國康采倫，使之免於被清算。「社會化」的獨佔企業，在英國庇護之下，正企圖接管整個的德國經濟機構。

晉冀魯豫辦 行知學校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爲紀念中國人民教育家及民主戰士陶行知先生，邊區政府特創設行知學校，正式任命彭文氏爲校長，該校爲中小學混合設置，現已正式招生。

窮兇極惡走向崩潰

（見第二版）

蔣介石歷來是中國否認國民黨有經濟危機的獨一無二的人，但前次國民黨三中全會決議，卻不得不承認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蔣介石對其嘍囉們保證的，已經和過去不同，不是所謂沒有經濟危機，而是經濟決不會崩潰。蔣介石這句鬼話，翻譯成人話，就是蔣管區的經濟已在崩潰中。正因爲如此，所以國民黨三中全會才要通過方案，來改革經濟，國民黨的方案不是取消官僚資本，而是加強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全國的經濟控制，特別是要將其統治到鄉村中去。由於四銀行二公司內部互相傾軋，到這一次的方案中，具體分配了他們的劫掠範圍。加強官僚資本的統制並具體分配劫掠範圍，那當然絕對不是挽救經濟崩潰的正對辦法，而是更加窮兇極惡的掠奪辦法，因而必然更加劇蔣經濟的崩潰和加劇官僚資本的內部的互鬥。國民黨的經濟方案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要在各縣設立銀行，以便更深一層的掠奪這已經破產的農民，使其破產得更快更徹底，是學得山西閻錫山的辦法，其所引起的嚴重後果，也與山西不會兩樣，即反動統治的加速崩潰。其二是公教人員改以實物供給，這就是說，蔣介石將僅僅設法維持京滬等地區內的公教人員的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其他各地的公教人員，只好讓其陷於危機，或者自己另謀辦法。

蔣介石的政治危機，是由於他的賣國內戰獨裁三大政策所引起的，如果要想解決政治危機，就必須取消賣國的中美商約，取消獨裁，恢復停戰協定，在這方面中國人民給了他很多機會和很多時間，做到了仁至義盡。此次國民黨三中全會，蔣介石公開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決不要獨立而要獨裁，決不要和平而要繼續內戰，決不要民主而要繼續獨裁。不但如此而已，還要加緊內戰和加強獨裁。也很明白，蔣介石對於他所遇到的政治危機，也想用窮兇極惡的辦法擠過去，而絕不想作任何一絲一毫的改變。

總括國民黨三中全會，窮兇極惡走向崩潰八字，可以說盡之。這一不吉利的形勢，不僅蔣介石是如此，蔣介石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也是一樣。一年多以前，既然撒謊騙人，騙局不了，於是就撕破臉索性把自己的反動面目暴露出來，而想以武力來維持其統治，但是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之間有分歧的，如果說，美國帝國主義有資本金錢可以作別人的資本，則蔣介石連一點本錢也沒有，蔣介石所有的，只有幾個改革方案，如此而已。實際上，蔣介石已經沒有多少辦法了，中乾外強，蔣介石已經窮途無法了，他的外強不得了，蔣來更不得了，已經到了他現在已經奄奄一息了。這個反動統治必然崩潰，而且很快。（轉錄解放日報三月三十一日社論）

尋人

王建國（小名）保德縣人，一九三五年參加工作，不知何處，有知者，希告知……村王二……

趙懷……（乳名）……年四十九歲……

黃道……

劉……

劉國……河北……

四四兒童節特刊

我是怎樣唸的書

五寨二完小學生　喬占恆

我家是貧農，過去房無一間，地無一垧，父親給人家長年攬工，可是每年下來地主祇給一點工錢，連他自己也養活不過，還養什麼家。沒辦法，母親也給人家打短工，不攬工錢，祇是引上我吃人家口飯。那時我已九歲了，還穿不起褲子，一年四季，只有個幾十塊羊皮縫補的一件爛皮襖，白天頂穿的，黑夜頂蓋的，冬天穿上不出門，夏天脫掉赤條條；母親成年只穿一條破爛的單褲子。後來就租了本村地主王金全二十多垧狼不吃的坡地，從此父親拚命的受苦種地，每年能打十一二石糧食，地主就拿走一多半。父親受死受活，後來倒鬧到手裏四垧坡地，那年冬天地主王金全要租來了，我家還不起租子，他逼住我父親把那四垧地，給寫了約，氣的父親抱住頭哭了兩三天。沒辦法，第二年我和弟弟就給人家放了羊，冬天我穿的一個爛皮襖，弟弟穿着個爛棉襖，凍的弟弟不成天價哭，我向弟弟說：「別要哭，咱不給人家放羊，回去家裏沒吃的，是個往死餓。」就這樣忍耐了好幾年。

說到唸書的話，那是連想也不會想，咱連學校門前也不敢去，有一年夏天，我去學校裏玩耍一下，就叫地主家那些娃娃王三娃等出來喊話說，就把我打了一頓，舊政權那灰教員聽見了，出來反說我：「你穿開衣服跑的，快去吧！」人家是這樣的欺負咱們這些窮孩子。

自新政權建立以後，開頭我父親還不敢向地主算賬，後來經村幹部去我家動員解釋了一頓，才打破了父親怕頑固軍來，不敢算賬的顧慮，就相跟上許多窮人向王金全減租、算賬，算回了十多垧地，退回了租子，這幾年我家的生活已上升了，家裏人有吃有穿，我又在村裏住了三年學校，去年冬天又給我家分回了五六垧地，我們全家人可高興極了。今年一過年父親便把我從來學校唸書。如果不是共產黨幫助我們得到土地，翻了身，我那能夠來這裏學習呢？所以我以後要努力學習，將來爲人民多做些事情。

要求當看護報答恩人

張鶴　李醒梧　張峯

三月十七日的上午，偏關完小的學生，看到保德完小學生當護士的消息後，有十六個男女小學生，就蹦跳着跑到校部，把李校長團攏住，爭着要求報名參加救護工作。

在同學們熱烈的要求下，經校部討論後，答應了年紀較大體力强壯的八個同學去參加。

十七日傍晚，校召集了全體師生。在禮堂舉行了歡送八個同學的座談會，會上要參加看護的同學們當場發言了，她回憶起地主的殘酷，氣憤的說：「地主老財的心，可比黃蓮也毒，咱家給地主攬工時，他老是瞪着眼罵我們，吃個黑窩窩，地主還說：「少吃點，小心把腸子撐斷了。」不是新政權，咱怕早給餓死了。」他的話剛完，新同學就站起來氣憤地喊：「地主階級是我的死敵，八路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報了仇，我還要報恩！」他激動得流着眼淚，全場人都受了很大的感動，空氣顯得格外嚴肅起來。

他用衣袖擦了擦淚水，抽噎着又說：「八歲時，我就給店灣地主劉五放牛，地主劉五不讓我家在四溝住！逼着叫我全家搬到店灣給他受苦，我母親不願意，地主就瞪着那雙三角眼，把咱的水甕打爛，鍋丟在地下，咱心裏害怕，「哇」的一聲就哭了，那狗日的劉五的兒子劉士俊揚鞭也就抽了我兩馬鞭。小腿扭不過大腿，咱家只好搬到店灣去住，咱就忍氣吞聲的，爹給劉五攬工，咱給人家放牛賺飯沒工錢，一天只能給我媽往回拿半碗來，那陣咱年紀太小，長的沒有牛腿高，常常受劉五的打罵，有一次劉五正罵我時，我爹也在跟前，劉五就對我爹說：「娃娃不可慣，鷄巴不可看。」我爹心裏疼，嘴裏沒得說：「對！對！」對地主嘻笑點頭。咱一天累到晚，不能在炕沿上擺一擺屁股，展一展腰，地主還說：「娃娃們不乏，快給咱勳彈去吧！」現在共產黨新政權幫助我家翻了身，分下二十四垧地，又叫我唸書，當公費生，爲了報答恩情，爲了保護我家得到的果實，我要參加護士，給傷員們盡點力。」

接着四個女同學很激動地說：「我們女同學不能到前方打槍殺敵人，後方的看護工作，我們保證能做的好。」此時參加的小同學一定要去。再有多個小同學，都興奮的嚷着：「學看護的同學是光榮的，傷員是咱們的實任。」並提出「小心看護傷員，使他們早日恢復健康，重上前線，消滅敵人。」

第二天清晨，同學們爭着給參加護士的同學們開送禮物，握手，說着話，情作兒童們的熱忱友愛。叫人能感動的流下淚來。在鑼鼓聲，歡送的口號聲裏，八位同學興奮地笑着，挺着胸向目的地前進了。

×　×　×

兒童節感想

五寨二完小五年級學生　胡定海

兒童節到了，同學們都很高興，我唸書四五年了，今年還是過第二個「兒童節」。我也快樂，可是又想起過去的痛苦。前幾年我在敵人「新民小學校」唸書，教員是些地主，每天上課堂，還叫學生給他提着茶壺，他的臭架子滿大。有一天，他把我們三年級學生叫到他住的屋子裏，叫我們都入「一貫道」。大一點的同學都入了，我回去和母親商量，她不叫我入。第二天我和教員說了，教員大大罵了我一頓，上課時叫我給默寫生字，我寫錯了一個字，就打了我十個板子。那些入了「一貫道」的同學錯了，有的不打、有的只輕輕打兩三個。還有一天，我在街上沒有給他行禮，第二天又打了我三個手板。他平時對地主家的娃娃和對我們這些窮苦人家的子弟就不一樣看待。

自從八路軍來了，建立了新政權，辦的學校和過去就大大不同了，教員對窮苦同學很看得起，平時對我們很和氣，和同學們在一塊有說有笑。我想在蔣介石統治區內的兒童，也和我們過去受日本人學校那種苦難一樣，他們不知多麼痛苦呢！今天我們快樂的紀念兒童節，可不要忘了他們，我們要團結起來，幫助八路軍，打垮蔣介石，救出他們。

我要變成一支好水筆

雄石縣二完小學生王可勤

二月十四日，我們從穆村六所出來，剛要回學校的時候，碰上了記者左葵同志，他告我們說他是去楊家坪看勞動英雄吳滿有的，我們也興奮的要和他相跟上看去。於是他就領上我們，一路上說說笑笑的，到了楊家坪，到村裏一問，吳滿有往到傷病員處慰問去了，我們就站起整齊的隊來，每個同學都是高興的等着吳滿有到來。

一會兒，從大門上進來幾個同志，當中有一位老莊稼人，穿着粗布衣，黑紅的臉上帶着微微的笑容。所教導員對我們說：「這就是勞動英雄吳滿有」，吳滿有見了我們也很高興，他對我們說了兩個問題，第一，他告訴我們他家的情形，他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在家種地，二兒完小學讀後參了軍，三兒給引過婆姨，最近，也要參軍去，保衛邊區，保衛咱勞苦人翻了身的好光景；第二，給我們指示學習的方法，小同志們要好好學習，成爲人民新的知識份子，爲人民辦事。又說：「學習要比賽，像工作中的勞動英雄一樣，做一個學習的模範。」好好學習，就是一支好水筆，不學習，就是一支壞水筆，沒有用處。

我聽了吳滿有的話後，非常慚愧，想起過去學習時候，總是糊糊塗塗，以後我一定要跟着吳滿有的話，努力學習，將來爲人民好好辦事，我要變成一支好水筆。

學文化

地主家的活兒，撥工，
男女老人齊心，兒童參動，
大家都來參加冬學，
學習文化！」
……
土地回了家，
有吃有穿翻了身，
經濟翻身學文化，
組織起來學文化，
政治上也要學文化，
不做睜眼瞎。

山東兒童詩人苗得雨（摘錄）

勤務班長侯保樹

周若華

侯保樹小同志是賀中二高勤務班長，今年十六歲，一九四五年冬天，他和七個小同志從文水上來，投考賀龍中學，他們訂下了一個公約：「誰也不回家，到家就是落後。」但到了學校他沒有考上，學校讓他們回家去，當下他便提出了意見說：「我一搭來就是打算當八路軍的，我要在八路軍裏學習，反正我是不回家去落後。」學校聽了他的話，就把他介紹到軍區衛生部。後來他又被分配到分校衛生部工作，他心裏想：「咱現在年紀小，不能做大的工作，照護小孩也是光榮的任務。」

他給馬明長帶了一年多小孩，從來不調皮，也沒講過一句怪話，他哄得小孩子不哭，在馬明長工作特別忙時，他一個人洗屎布洗尿布，工作非常勤懇、踏實。同志們叫他「保姆」。

自從學校開課以來，他沒有無故請過一次假，小孩不識的字都記住，他口袋裏經常裝着報紙和本本，抽空就去問別人，便指出報紙來看，有生字和問題都記在本本上，他的成績很好，在測驗中得了第一名，是全校的模範學生。

獻給兒童的教師和兒童們

——「四四兒童節特刊」編後的話——

四四兒童節特刊編完了，心裏想起有些話要說，就拉雜寫出來，和小朋友們及小學教員同志們談談：

（一）

喬占恆小同學寫的文章，和靳貴、姬富等小同學在座談會上的談話，都有力地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貧苦兒童的傷害。這對兒童們是些很好的階級教材。大家想想，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那一朝代那一地方的貧苦兒童不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了？就在今天，除了解放區以外，蔣介石統治的地區，那個兒童能在報紙上公開控訴地主的罪惡？小朋友們就會了解，民主自由的解放區是勞動人民的天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統治區，是地主、官僚、軍閥、漢奸、特務、惡霸在橫行霸道的鬼世界。

這裏我更聯想起一個傷心故事來：

駐在天津的美軍，去年曾槍殺過一個中國小孩和洋車夫，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天，兩個美國兵在海邊遊逛，碰見一個討吃的小孩，那兩個美國兵爲了取樂，就把那個小孩推在海裏了，看着小孩子哭叫求救，他們反哈哈大笑，後來一個中國洋車夫看見了，就下海去打撈，那兩個美國兵反開槍把兩個人都打死在海裏了。

小朋友們想想，蔣介石把中國主權完全賣給美國了，咱們不結束這個賣國賊的統治，不把美國帝國主義的勢力趕出中國去，美國兵就要像對上面那個小同胞一樣的欺侮我們呢！

因此，我們的教育一定要使我們的少年和兒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地主階級，和愛國自衛戰爭，打垮賣國賊蔣介石的進攻，這兩件事是我們當前的兩件大事。因爲只有消滅了地主階級，勞動人民才能翻身，我們解放區軍民才更有力量打垮蔣美反動派的進攻，同時只有堅決徹底的粉碎蔣美反動派的統治進攻，我們才能永遠保住分到的土地，房屋和牛羊，永遠過和平、民主、獨立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二）

在土地改革中，應當教育我們的貧苦兒童、幹部子弟們懂得土地改革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情，這是要中國的這一代的兒童，永遠從經濟上、思想上翻身，脫離封建東西。我們不但要在經濟上、政治上打垮地主階級，還要在思想上肅清地主封建的意識，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天負責直接教育兒童的教員們，應特別注意在附近的階級教育，應該使學生們參加附近的土地改革，開展校內貧苦少年兒童的回憶訴苦運動。同時對於我們有些某某聚衆的子弟、幹部的子弟的階級模糊觀念和行爲——如好接近地主子女，愛他們漂亮，會說話，文化高，對於貧苦同學和農村中的貧苦兒童，反而疏遠，叫「髒一些」等，這些都是封建社會的惡劣影響具體表現，負教育責任的同志，必須加强這方面的教育，糾正這些現象。如果教員也犯了上述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許的了。有這種思想的人，根本不能做兒童的教師。祇有最能關心接近和培養貧苦子弟的人，才是新民主主義教育戰線上的好戰士。

（三）

來了，我們要聲明一點，這次小朋友寄來的稿件不少，因篇幅所限不能都登出來，請小朋友們原諒！

小朋友以後有什麼疑問，無論是什麼問題，我們都願負責解答，我們所答不了的，可以請人答覆，爲小朋友們服務。